

# 丁玲一生的四段婚戀



▲夫子廟是當年張恨水常遊之地

## 名人軼事

### 張恨水喜歡南京茶樓

抗戰前，張恨水在南京生活了一年多。雖說時間不長，卻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後，張恨水在重慶寫了一系列文章，來追念這段時光。

張恨水是報人，他在南京創辦《南京人報》並任社長，很快便和一群同行結成一個經常聚會的圈子。

據張恨水回憶，這個圈子不下二、三十人，年紀從十幾歲到幾十歲，職位從社長到校對，這是一種純休閒的聚會，沒有大小高低之分。圈內天天聚，參與人數則不等，少則三、四人，多則一、二十人，你不來我來，他借用金聖嘆的話說：「畢來之日甚少，非風即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他們聚無定所，飯館、茶館、書場、秦淮河、莫愁湖、某人家、某報社等，無所不去，「誰高興誰就掏錢，誰沒錢也就不必謙虛……反正誰掏得出錢誰掏不出錢？大家明白。」

後來，一些「圈外」的朋友如易君左、盧冀野等也加入進來，張恨水說，他們「大概以為我們這種玩法，雖屬輕鬆，卻不下流。」數年後，張恨水在重慶遇見故人憶及往事時，不無傷感地說：「盛會不常，盛筵難再，何以言之！因為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消息了，有的窮得難以生存了。」

在南京，張恨水能享受這種歡快熱鬧的氛圍，也能享受另一種孤獨的意境。他經常獨自出遊，會回憶說：「我有那傻勁，常是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出城，走到江邊去散步。就是這個歲暮天寒的日子，我也不例外。自然，我並不會老站在江岸上喝西北風。下關有些安徽商人，我隨便找著一、兩位，就拉了他們到江邊茶樓上去喝茶。有兩、三家茶樓，還相當乾淨。」

冬日，臨江的一排玻璃窗全都關閉了，找一副臨窗的座位坐下，泡一壺毛尖，來一碗乾絲，擺上兩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東西兩頭的浪花，卻也眼界空闊的很。」每到這時，張恨水常會想起蘇東坡的詞：「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

張恨水喜歡南京的秋天，喜歡秋天的城北，他說：「我必須歌頌南京城北，它空曠而蕭疏，生定了是合於秋意的。」辦報和創作之餘，他和妻子不時漫步南京城北，那裡還保留著不少老南京的味道。他們通常從湖北路北段穿過一片竹林，繞到丁家橋。他後來回憶：「記不得是哪個方向，那裡有家茶館，門口三株大柳樹高入雲霄，門臨著一片敞地，半片竹林。我和她散步有點倦，就常在這裡歇腿，泡一壺清茶，清坐一會，然後在附近切兩角錢鹽水鴨子，包五分錢椒鹽花生米，向門口燒餅攤上買兩、三個朝排子燒餅，飽啖一頓才買一把桂花，在一段青草沿邊的水泥馬路上，順了槐柳樹影，踏著落葉回家。」

張恨水每憶南京，似乎多要提到喝茶。他曾說：「上夫子廟吃茶，這是南京人的趣味之一。」這也是他本人的趣味之一。他常光顧的茶館是奇芳閣，位於夫子廟前的廣場旁邊，面對秦淮河。張恨水說：「無論你去得多麼早，這茶樓上下，已是人聲哄哄，高朋滿座。我大概到的時候，是八點鐘前，七點鐘後，那一、二班吃茶的人，已經過癮走了。」

這裡面有公務員與商人，並未因此而誤他的工作，這是南京人吃茶的可取點。我去時當然不止一個人，踏著那塗滿了「腳底下泥」的大板梯上那片敞樓，在桌子邊轉個彎，奔上西角樓的突出處，面對樓下的夫子廟坐下。始而因朋友關係，無所謂來這裡，去過三次，就硬是非這裡不坐。」茶館只是個名分，它還具備客廳、閱覽室、商店和飯館等多種功能。張恨水稱之為「趣味的繼續」，他描述說：「這裡有點心牛肉鍋貼、菜包子、各種湯麵，茶博士一批批送來。然而說起價錢，你會不相信，每大碗麵，七分而已。還有小乾絲，只五分錢。熱的茶房，肯跑一趟路，替你買兩角錢的燒鴨，用小鍋再煮一煮。這是什麼天堂生活！」

張恨水自幼天資過人，6歲入私塾，蒙師曾出「九棵菘菜」的上聯，要學生對下聯，張脫口而出：「十個石榴。」讓先生吃了一驚。長大後，他並沒有江郎才盡。在南京時，一次友人左笑鴻從北平來，張恨水做東為左接風，同席還有張友鸞、盧冀野等人。文人聚會，免不了吟詩弄句，有人提起王漁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梨花風」，張恨水立刻接過去說：「冀野辭藻無論，身軀肥碩，可贈以詞：文似東坡，人似東坡肉。」席上恰有一盤東坡肉，一語雙關，可謂巧妙。1936年，中國參加柏林奧運會吞蛋歸來，《南京人報》報道此訊時用了清人詞句「一路圈兒圈到底」作標題，這又是一種巧妙。

張恨水除管理報社的日常事務外，還負責編副刊《南華經》。一天晚上，有人來訪，張恨水放下手頭的編務待客，直至深夜。《南華經》等著待排，尚空一塊版面，編輯急得在樓下大喊，問張如何辦。

張在樓上問明情況後，讓客人稍候，對樓下的編輯說：「別急，我說你記，等版面夠了就叫喊停。」於是便站在樓口「口授」起來：「樓下何人喚老張，老張樓上正匆忙；時鐘一點都敲過，稿子還差二十行。日裡高眠夜裡忙，新聞記者異常忙；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斷陰來夜斷腸。齒牙半功視茫茫，已過中年底事忙？應是要當姜白髮，還圖八十過文王……」直聽到樓下編輯喊了一聲：「停！」張恨水才將「詩興」打住。民國時期的著名報人可數出一堆，但聰敏如張恨水者，確不多見。

摘自《人民政協報》

## 精彩人生



▲丁玲和胡也頻最終走到一起，責任感起了一定作用

愛情是浪漫的，文學家丁玲的愛情尤其具有他人所沒有的玫瑰色彩。

現代著名女作家丁玲一生兩度入獄，幾番沉浮的坎坷經歷常令人扼腕唏噓，而伴隨作家一生，給她帶來歡欣與愁苦、幸福與磨難的則是她的四次婚戀情感歷程，它們如玫瑰花瓣，在丁玲的身後紛紛揚揚灑下，且暗香殘留……

### 與胡也頻投入真情

「丁玲在桃源讀書時，五四運動的影響已到了湘西。『自覺』和『自決』，『獨立互助』與『自由平等』的思想，燃燒起一群青年女學生的熱情。丁玲不問家裡意見如何，便和另外三個同學跑到長沙，轉入男子中學，後又受上海『工讀自給』的影響，又一同跑到上海，進了平民學校，並在上海大學認識了瞿秋白、邵力子、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沈雁冰、施存統等教師。由於後來同伴中的王劍虹與瞿秋白同居，丁玲與瞿秋白一個弟弟過從甚密，遂鬧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獨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錢女士的關係，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裡。她與胡也頻相識，是由和胡也頻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紹。其時，左恭正與曹孟君戀愛，三位女友常常結伴到胡也頻所住公寓來看左恭。」這是《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對於丁玲與胡也頻相識之前的記憶描寫，清晰而明瞭。1925年春天，丁玲在北京投考藝術學校沒有成功，但是屬於她的第一段愛情生活卻由此而開始了。

初次戀愛的男人，如柳萌新綠，眨眼便成蔭。胡也頻剛剛認識丁玲，就一見鍾情，熱情地愛上了她。他將她帶到沈從文那裡來，兩人相識不過三、五天的時間，卻已經處在愛情萌發的時刻，忘情到想為她傾其所能。而時時的丁玲正處於人生低谷，除了無法讀書深造的遺憾，還有弟弟的早亡讓她無法釋懷，於是常常喊一聲「弟弟」，然後自己哀哀地痛哭一整夜。男人是用上半身思考下半身行動的，胡也頻在知道這些後，就用一紙盒裝滿一大把黃色的玫瑰，並在花下寫著一個小小的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想以此博得對方一笑，或者說想讓對方窺見一顆忘情的心，但是丁玲的心思並不在這裡。她想找到一雙翅膀帶自己飛，找不到，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丁玲會寫信給魯迅，陳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魯迅先生能為自己提出一條前行的道路。陰差陽錯的是，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沈從文化名搗鬼，就沒有給予覆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幾乎絕望了。於是，她像一個激流勇退的戰士選擇了回家。

丁玲的鬱悶，母親不會理解，母親只是覺得有個孩子在自己身邊真好。但，私底下，丁玲振翅高飛的慾望從未停止過，她想一定會有一天使來救自己的。果真，這清淺的日子沒過幾天就被打破了。打破者為胡也頻。當時，「丁玲與她母親同時去開門，都驚異地注視著站在門

外的一個身穿白長衫的青年。丁玲驚詫這是哪裡來的訪問者；丁玲詫異這個在北京剛剛見過幾面，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為什麼遠道來訪。」其實敏感的丁玲應該覺察出什麼的，但是她裝作什麼都不解，她只是在意心底裡的那個太陽又有了冉冉升起的機會。

她和他，像槳遇到了船，並肩前行是共同方向。很快，丁玲了解到胡也頻苦難的家世和一個漂泊者的痛苦經歷。

應該說，丁玲是在不懂得愛的時候倉促地愛了。「那時對戀愛毫無準備，也不願意用戀愛或結婚羈絆我。我是一個要自由的人，但那時為環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頻作伴回北平。本擬到北平後即分手，但卻遭到友人誤解和異議。我一生氣，就說同居就同居吧，我們很能互相諒解和體貼，卻沒有發生夫妻關係。我們彼此沒有義務，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實慢慢覺得似乎應該要負一些道義上的責任。我後來認為那種想法是空想，不能單憑主觀，1928年就決定和也頻白首終身，斷絕了保持自由的幻想。」由此可見，丁玲和胡也頻最終走到一起，責任感的加強起了一定作用。雖然這愛看上去頗為牽強，倒也不乏真誠。

婚後，丁玲與胡也頻有一段又清苦又甜蜜的愛情好時光。住在香山時，由於二人不善理財，常常有斷糧絕用的時日，這時，就由一人或二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當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因為文學這類浪漫的種子，「有時兩人下山雖是為籌措伙食，但卻常常走到半路忘了這件事，因為關心泉水與天上的白雲，在路上坐常常就是幾個小時。有一次，黃昏上山，因為眷戀天上新月的美麗，兩人竟在玉泉山小河邊坐到半夜。」

要愛，首先必須生活。當他們生活難以為繼，當他們眩惑的情感湧浪平息之後，面前聳立的仍然如同從前一樣的一個沉悶窒息的北京古城和荒涼冷酷的人生事實。他們不得不從山上搬下來，重又過起墊居流寓的生活。此時，胡也頻的作品小說通過沈從文的介紹已常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上面世。後來，靠著對文學執著的勤奮努力，胡也頻很快成了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的詩在當時北方寂寞的詩壇造成一種新的趣味，在風格方面，被當時稱為近代新詩新穎之一種，並且，他以其橫溢的才華，在小說和戲劇領域都有涉足。但是，稿費收入很微薄，兩人在清貧窘困中度著光陰。

時間來到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了一男娃，取名胡小頻（即蔣祖林），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兩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飯。如此窘迫，凡人見了大抵是要哭的，但是他們感覺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關於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評語是：「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

1931年2月7日，年僅29歲的胡也頻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淒厲的槍聲震撼了中國，也擊碎了丁玲最初的愛情。

### 與馮雪峰無限遺憾

馮雪峰的出現，使丁玲與也頻的情感生活出現了波折。

十幾年之後，丁玲在延安是這樣向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談及當時的情形：一天，有一個朋友的朋友來到我們家裡，他也是詩人。他生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要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一同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這人本來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現在決定留在北京。我停止了寫作，滿腦子只有一個思想——要聽到這個男子說一聲「我愛你」。

於是，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丁玲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性格開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這個想法放在現代都有些新潮前衛，但是這兩個男人大概都太愛這個女人了，所以，他們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些日子，結果胡也頻堅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從文。沈從文告訴他夫妻之間應該怎麼相處，胡也頻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胡也頻與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絞地看著馮雪峰離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頻的身邊。

當時的情形是，馮雪峰不是不能愛，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樣珍視這份情誼，最終又用理智戰勝了這種情感。兩封信，丁玲寫給馮雪峰的，但她把痛苦深置於心，一直沒有將信遞給馮雪峰，「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著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裡一次，你的

## 「文革」煙標成收藏佼佼者

### 華夏風情

人類吸食煙草已有3000年的歷史。明末煙草傳入中國，19世紀30年代發明了捲煙。捲煙又叫香煙、紙煙、煙卷、洋煙等。煙標，主要是指捲煙的商標包裝物。煙標是世界四大收藏之一，全世界都有煙標收集者，對於他們來說，煙標的設計、印刷、製作水平和風格才是主要的，一個神奇煙標的價值遠遠高過香煙本身，因為所有的煙草廠商都在為自己的產品外觀不遺餘力地尋求最佳設計，為香煙熱銷鋪平道路。

從收藏的角度講，歷史久遠的東西和存世量少的東西為稀罕之物。早期煙標確已成為研究歷史和收藏之珍品。那麼，建國初期和「文革」之中的煙標，仍然不失為煙標收藏中的佼佼者。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時期，曾有國營中華煙草公司和公營新中煙廠出版的「飛馬」、「東華」牌，分別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增加生產，支援前線」十六個字，記錄了這段歷史。大運煙草公司的「抗美」牌，在煙標牌名的左右兩側分別寫上「打垮美帝粉碎侵略陰謀，發展生產支援抗美援朝」字樣，中國福新煙草公司的「勇士」牌，也以「抗美援朝立大功，全國全家都光榮」的宣傳文字，表達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的決心。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面臨三年自然的災害，國家號召克服困難

，增產節約，煙標上也及時印以「響應號召，增產節約，提高品質，簡化包裝」、「為顧客打算，為人民服務」等文字。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煙標上同樣留下了「紅色風暴」的痕跡。從煙標牌名的命名到充滿強烈政治色彩的口號、題詞、語錄的文字，編織了一部特殊的「文革」史。如「紅燈」、「紅舞」、「永紅」、「前進」、「新曙光」、「東方紅」、「星火」、「大聯合」、「戰鬥」、「全國一片紅」的牌名，這些帶有強烈政治色彩和歷史特徵的「文革」煙標，為研究「文革」史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距今四十多年過去，這些煙標亦不多見，身價百倍，自然是不足為奇了。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步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在此時的煙標上，同樣反映了歷史的變更。煙標包裝上的文字，從早期的「廣告」型、「文革」的「政治」型轉變為「說明」型、「紀念」型。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煙標，就牌名圖案設計而言，除了商標和包裝功能外，更具知識性、藝術性和欣賞性……

煙標的收藏方法與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一般只能根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來選擇自己比較容易的方式來收集。大體主要途徑有以下幾種：1、收集自己或別人吸完煙以後不用的煙標，這是最容易收集的一種途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實現。但這種收集方式是最封閉的一種方式，收集的品種與數量都極其有限。2、從印刷廠收集，有的印刷廠當年印



▲丁玲與陳明的愛情經受了最嚴酷的考驗

手放在我心上。唉，怎能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1937年在和斯諾夫人的談話中，丁玲強調的是她無法拒絕胡也頻火一樣熾烈的熱情，以及他們已經同居的現實……

胡也頻犧牲以後，丁玲的生活信念並沒有被轟毀，但生活之舟卻顛簸在浪峰與波谷之間。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預備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當時，她一個人要負擔連她母親、兒子在內三人的生活重擔，關心她的朋友都以為這樣一個人生活太難，終不是長久之計。

就在這時，德國《法蘭克福時報》記者史沫特萊採訪丁玲，需要一個翻譯，這個翻譯就是馮達。兩人相對而坐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感覺，可是隨著採訪的深入，所謂愛情的化學反應就來了。當丁玲談到一年來的遭遇和現實的處境，馮達在流暢的翻譯中，彷彿看到一個真實而偉大的女性矗立在一個嶄新而富於傳奇色彩的世界，當丁玲坦誠而動情地談到胡也頻和她的情感生活時，在一旁翻譯的馮達，內心幾乎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不可否認，丁玲的心當時是極其脆弱的，這脆弱如風雨侵襲過的百年老屋，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馮達來了，他沒有撐傘，但是丁玲卻覺得馮達給他撐起了整個世界。他們一起上街買東西，一起去看望朋友，有星星的夜晚就手挽手去散步。丁玲的眼裡，馮達是一個可依靠之人，有他在她就覺得日子裡有希望，連痛都是甜的。1931年的11月，他們結婚了，並一起度過了長達3年的婚姻生活。

但這場婚姻卻充滿了噩夢的色彩。1933年5月14日那天，馮達出門時告訴丁玲「12點要是我不回來你就趕緊離開」，結果馮達一出去就被特務盯住了，一直磨到12點過了才回到家中。他回來一看丁玲還在，兩人就這樣一塊兒被捕了。在監獄中，馮達含著眼淚向丁玲賭咒發誓，說他沒有出賣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剛烈的丁玲準備以死來抗爭，請求馮達幫助她自殺。她把頭頸伸進繩套，一腳踢翻了椅子，馮達實在看不下去，把已經失去知覺的丁玲救了下來。在浙江莫干山的監獄生涯漫長而又陰森，丁玲在獄中懷孕了，並於1934年9月生下了一個女嬰。以後她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馮達，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 與陳明摯愛深沉

1937年2月，出獄後的丁玲來到延安。當時延安文藝界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文藝晚會，其中演出的一個節目就是根據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的話劇，台上演巴威爾的年輕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濃眉大眼，高鼻樑，英俊瀟灑。丁玲在陳明的身上看見了胡也頻的影子。

1942年，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人們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請客吃飯，兩人手牽著手在延安的街頭快樂地散步，心中洋溢著無限的幸福。新中國成立後，陳明與丁玲在北京度過了一段相對風平浪靜的歲月。

但沒想到，1955年，丁玲作為「丁玲反黨集團」的主謀遭到批判，隨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長達8年；以後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5年出獄後，再被送到山西鄉村。直到1979年平反為止。在25年中，陳明一直陪伴著她，他們的愛情經受了最嚴酷的考驗。

文學、愛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個主題。但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丁玲牽掛的唯有愛情這個主題。她對丈夫陳明說：你再親親我，我是愛你的。而在這句話之後，丁玲又說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我實在感動，女人多老都是需要愛的啊，當然前提是，他是值得愛的男人，如陳明。

摘自《今生今世》作者蕭蕭

刷大量的煙標，從這裡可以獲得可觀數量上的煙標，但品種不會太多。3、直接從捲煙廠獲得，不僅數量多，品種也多。4、最好的辦法就是與有煙標收集愛好的朋友相互交流，可以獲得不同品種、豐富的煙標藏品。煙標收集愛好者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與本地的交流容易，但品種不多。與外地朋友交流收穫會更大一些，但收藏的成本會大一些。

摘自「中國收藏網」



◀板板戲《紅娘子軍》煙標

▶「文革」煙標已成收藏品

